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歐陽永叔集

二



歐陽修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歐陽永叔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居士集

卷二十六

墓誌銘四首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一無科。一有此字。科能字以材敏稱於當時。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於河南。今爲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翔麟游二主薄京兆府司理參軍潞州襄垣主簿遷汝州梁縣字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一有字。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州。皆有政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冠得疾。一有及寢而三字。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沖淑沂泳。諸孫十餘人。公旣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資人一作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各以其類之淳屠發哀受弔。朱生旣得公善十餘事爲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茲。

信矣。嗚呼。善人之爲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爲善。歿也見思。一作歿也。見稱。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夫字銘曰。有一有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燁而敷。尹氏之先。久室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墮德。有善在人。孰當其興。在于子與孫。于子孫。一作在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爲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爲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爲河南緜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卽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尙幼公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

薨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脩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祕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祕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咸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爲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爲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一作詔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爲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筭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爲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此字無求上旨一有多字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爲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一本賓客薨于京師以喪南歸三年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爲人肅然自脩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

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爲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爲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一作價。差爲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爲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冗劇。一有處字。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爲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僞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爲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墩反。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爲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下有昔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爲少。今予不能。乃不暇具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略書之。噫。公之事何多歟。繁予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凡今所書。又有不暇者。而又著其尤大者。爾將葬其嗣子某。來銘曰。

壽吾不知命繁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爲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尙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尙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八贈兵部尙書公諱奎字宿蓀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爲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爲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爲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爲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爲世名臣如其言公爲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祕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冤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爲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爲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

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爲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爲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爲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爲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爲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讒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爲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奏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算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_{一作夷}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_{一作闕}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恇恇_{一作踴踴}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爲三爲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爲仁恩蜀

人喜亂而易搖。公旣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一作其後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旣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臥于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遷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頤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不至乎大用終焉。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旣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

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爲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卽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辭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參予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爲相告病還家贈賄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贈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祕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第爲濰州司理參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參軍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祕書丞太常博士通判閿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君始爲辭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爲吏所至有能名京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爲言詔書褒美在閿州

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君爲博士時。其弟愈猶爲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一子恩得。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爲恨。已而其子唐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馮翊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通判陝府。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爲祕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尙幼。君以子恩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德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爲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尹公墓銘】榮陽此下有一有
二縣兩字。反寢及寢一作朱生一作朱公善此下有一
有政字。

【謝公墓銘】終始一作始終

【薛簡肅公墓銘】後世譏我譏一
作議

卷二十七

墓誌銘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食邑三千三百戶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旣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一無病其言談詞氣尙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已當時搢紳之士二字無此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摶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一有使得

以書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出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一有論曹建馬字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一有以王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未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一有以金帛三字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旣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副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一作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一有無此二字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一無此八字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一作左遷懷州團練副使再貶一作改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官公好學有文尤一無此五字喜爲詩爲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

一作始復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二字此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譖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一無此字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贈優恤二字加拜一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九一作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一作葬于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銘曰終一作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爲困于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終一作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郴蘭陵夫人一作蘭陵
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脩爲叔父脩不幸幼孤依
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脩雖幼已能
知太夫人言爲悲哀一作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僞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
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以歿公一有字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

隨閩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脩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于世者。庶以盡脩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于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治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人。一有官爲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出入四字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一有所居爲不法五字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負春。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一有字歸于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

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墓誌銘代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爲咸平縣故王氏今爲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丕祖諱祚父諱銳世以貲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其有以賙人之急及公而貲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爲政其利可以賙天下貲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尚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爲政何擇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其民曰令欲爲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爲去其甚惡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還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曰使我爲令暮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爲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爲諸縣最歷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按田者言旱不爲灾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潁州司法參軍州民藥氏爲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

矢爲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爲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爲惡盜報仇，豈法意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之吳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于京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務賄人緩急，而爲性寬靜沈默。一有及於吏事，敢左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笞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爲喜怒設邪？」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一作一人，一一無卒于家。一適朱氏，慶曆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蔣成鄉柏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璧，右侍禁，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班殿直，次拱已，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歙州司戶參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興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得備員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

公世以貨施德于人，至公貨衰，乃施于官。有子之一足大公門，矧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其來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昧，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